



花火

陌上花开
02

艳天下

(上)
西东东 著

谈的刀郎唱唱 破晓这一场盛世烟花
血色江山初啼 为故你点烟那一点朱砂

中南出版传媒集团
湖南人民出版社

杨东下

上

西西东东 著

中南出版传媒集团·湖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艳杀天下. 上 / 西西东东著. -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11.5
ISBN 978-7-5438-7492-3

I. ①艳… II. ①西…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85997号

出版: 中南出版传媒集团·湖南人民出版社
(地址: 长沙市营盘东路3号 410005)

经销者: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者: 湖南凌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 16

字数: 330000

印张: 16.5

出版时间: 2011年5月

印次: 2011年5月第1次印刷

出版人: 谢清风

责任编辑: 胡如虹

出版统筹: 李晶晶

特约编辑: 刘砾遥

封面设计: 刘艳

ISBN 978-7-5438-7492-3

定价: 19.80元

发行: 中南出版传媒集团·北京涌思图书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安定路39号长新大厦1001室 100029)

联系电话: 010-64426679

邮购热线: 010-64424575

传真: 010-64427328

公司网址: www.yongsibook.net

投稿邮箱: tougao_qc@yongsibook.net

Contents
目 录

楔子	001
第一章 背叛是皇家的传世良方	005
第二章 定不负君	015
第三章 倾君公主死于和亲	027
第四章 借尸还魂不如将计就计	037
第五章 冒牌与冒牌的情深意重	051
第六章 半路杀出的贴身侍女	061
第七章 最难消受帝王爱	075
第八章 惊遇『前世』梦里人	089
第九章 山雨欲来风满楼	103

Contents 目录

第十章	皇室秘辛	133
第十一章	谁才是赢家	147
第十二章	大嫁归国	161
第十三章	再次遇害	175
第十四章	真假倾君	191
第十五章	毁容	205
第十六章	太子哥哥	191
第十七章	威胁	217
第十八章	活命的筹码	231
第十九章	三月毒发	243

楔子





银白色的闪电劈裂夜空，轰然一声惊雷之后，淅沥的细雨骤然变作倾盆大雨，浇打在白淑殿前冒雨盛开的蔷薇花上，落了一地残红。

“阿倾……阿倾你还记得我都与你说过些什么吗？”床榻上，女子呼吸微弱，声音沙哑，原本秀丽的脸上病态尽显，只有左眼角的一颗泪痣红得耀眼，像是要倾尽全力释放它毕生的风华。她一手拉住榻边孩子的手，眼皮无力地抬起，却是竭力凝视着那孩子，似要将她看入眼里刻入心底。

十一岁的晏倾君身姿娇小，面色苍白眼神茫然，此时连连点头，随即眼泪滚珠般爬了满脸：“娘，我记得，都记得！”

“不……”女子深叹了口气，失望道：“你现在就没记住……”

“娘，是阿倾不对！娘说过，这世上没有人值得我哭。我不哭，不哭！”晏倾君迅速用袖子擦去眼泪，睁大双眼不让眼泪继续流下来，哽声道：“娘，您看阿倾没哭了，您别生气，您别丢下阿倾一个人！”

女子缓缓合目，微微叹息道：“阿倾，你看娘病了，病得无可救药……”

“娘，娘……阿倾求求您，别丢下我一个……”晏倾君的眼泪还是无法抑制地流下来，无助地拉着女子的手臂恳求道。

女子微笑着，抬起不停颤抖的手，一点点靠近晏倾君的小脸。晏倾君见她吃力，忙把身子倾了倾，抬手想要握住她的手。

啪——女子手上猛地用力，一个耳光甩在晏倾君脸上。

“我与你说过什吗？”那一巴掌几乎用尽女子全身的力气，她整个人跌在榻上，大口喘着

气，这一句话问带着几许凄厉。

晏倾君本欲扶住女子的手忽然僵住，原本蓄在眼里的泪水也在瞬间收敛，红着侧脸，呆愣在原地，嘴角缓缓绽出一抹苍凉的笑意。

今天，三月初三，她十一岁的生辰。

眼前这女子，是她的母亲，自她出生便伴在她身边十一年。

十一年来，她是万千宠爱在一身的“倾君公主”，她是东昭王御笔亲封“一笑倾君”的倾君公主，她更是这宫里人人讨好巴结深畏于心的倾君公主，无人敢欺也无人能欺。

因为她有这样一个好母亲，教她如何察言观色，如何审时度势，如何取舍得当。从小到大，母亲教她的东西数之不尽，她反反复复对她说的话，却永远只有那么几句。

她说，阿倾，这宫里，宫墙再深，深不过人心，永远不要轻信他人，娘也不例外。

她说，阿倾，富贵荣华人人趋之若鹜，大权在握让人不惜代价不择手段，你要敌过众人，必须比他们更加心狠手辣！

她说，阿倾，所谓情爱痴缠天长地久白头偕老，不过是富贵在左、大权在右时填补空虚的奢侈品罢了，眸中含情的男子最不可信。

她还说，阿倾，你唯有靠自己攀上权势顶峰才能翻手云覆手雨使人生置人死，才能安享富贵幸福恣意地活着！

她不遗余力地教她如何在皇宫里更好地生存，甚至到了如今，她那一个耳光，也是因为她才“求”她了，她从来都教她，求人不如求己。

晏倾君看着奄奄一息也不忘“教”她的娘，嘴角的笑容越发肆意，刚刚才敛住的眼泪却泛滥地流下来。她倏然站起身，猛地扯去床榻上的帷幔，推倒榻边的花瓶、白淑殿内的桌椅茶具……

“你骗我！骗了我十一年！”晏倾君清亮的声音哭嚷着，身形移动，疯了般砸掉殿内所有能砸的东西：“说什么只有手握大权才能翻手云覆手雨使人生置人死，说什么只有在权势顶峰才能安享富贵幸福恣意地活着！如今谁都不敢动你，你呢？不是一样会死？你算人心算权谋有本事你算天意！有本事你别死！”

女子无力地躺在榻上，大口喘着气，双唇抖动，却未吐出一句话来，只是一瞬不瞬地凝视着晏倾君，眸子里波涛汹涌，泪水滑落浸入枕巾。

“你不是我娘！”晏倾君的双手不知何时染了血，伸手擦去眼泪时蹭在脸上，蹭过眼角那与女子眼角一无二致的泪痣，刺眼的猩红。她站在床榻不远处，转过身，不再看女子一眼，冷声道：

“我娘不会如此狼狽如此无用！我娘不会轻易放弃轻易言死！你若就此死了，就再也不是我晏倾



君的母亲！”

语罢，她固执地睁大双眼，不让眼泪再次流下来，固执地仰首，倨傲地向殿门外走去。

雷鸣电闪，雨势渐大，在殿内都能听得清清楚楚。晏倾君正要打开殿门，雨声中突然传来一声尖细的传唤：“皇上驾到！”

银白色的闪电乍然将白淑殿照得雪亮，一片死寂后，只有匆忙仓促的脚步声越来越近。



第一章

背叛是皇家的传世良方

在我人生最美丽的华年，我始终不明白，为何他们要依着母亲所预料的步调分毫不差地走过我的生命。五彩琉璃光彩渐失，眼角的泪悲艳甚血滴，我的父皇，我的兄长，我的意中人，选择了同样一种方式离我远去——背叛。

——晏倾君



昭明十八年，春。

细雨连绵，淅淅沥沥地下了接近半个月。夜浓，白淑殿前的大簇蔷薇花仍旧如火云般绽放，细雨繁花中，伫立着白衣衫的女子。

晏倾君手里端着一只透白的玉瓷酒壶，双手微动，凛冽的醇香随着倒在花间的甘酿充溢在空气中。

雨夜里东昭国的皇宫，本该是静谧安然，此刻却突然响起了轰雷。

雨势渐大，酒香不散。

晏倾君嘴角浮起一抹淡笑，又是三月初三，又是雷鸣电闪大雨倾盆。每年的三月初三，她都会在母亲最爱的蔷薇花丛里洒上一壶她同样最爱的蔷薇酿，今年，看来又要被雨水冲走了呢。

四年前母亲丢了性命，也丢下她独自一个人在这宫里。

“阿倾……”

晏倾君拿着酒壶，正要转身入殿，雨夜里突然传来一声轻唤。她眨了眨眼，看清雨幕里的来人，悠然一笑：“子轩，居然这个时候入宫？”

站在她身前的男子白色的长袍上绣了精致的兰花，因雨水浸染而湿透，黑发贴在素白的脸上，更显得面部棱角分明。

“知道你逢春雷便睡不好觉，刚好从白子洲回来，便过来看看你。”奕子轩声音有些沙哑，注视着晏倾君，墨黑的瞳仁眼波流转，尽管面色憔悴，却掩不住再见到她的喜色。

晏倾君低首浅笑，拉住他的手臂，快步走到屋檐下，睨他一眼，佯作责怪道：“明日一早随太

子哥哥入宫不也一样吗？如此趁夜偷偷入宫，若是被人发现，可是连累了我的名节……”

说着，她伸手推殿门，却是被奕子轩阻住。双手被他握在掌心，春夜里阴寒的雨水好似带了温度。

“怎吗？”晏倾君略略扬眉。

笑意在奕子轩脸上一闪而过。他放开一只手，从衣襟间抽出一条帕子，细细地为晏倾君擦去面上的雨水，柔声道：“随我出去走走。”

声音虽是轻柔，语气却是不容置疑的，拉着晏倾君便往外走。

“在下雨呢……”晏倾君小声道。

“一会儿便停了。”

晏倾君笑了笑，服顺地跟在后面，尽量放轻了脚步。东昭皇宫，夜闯入内私会公主，还不怕被人撞见她地带她去殿外，也只有他奕家大公子有这个胆子有这个能耐了。

大雨也真如奕子轩所说，下了少顷便停得干干净净，突来的雨使得宫内的侍卫退守暗处，此刻还没来得及归守原位。

宫内禁卫军的分布和当值安排本来就是奕家管理，晏倾君不担心他们会被发现，即便是发现了，有点心思的人见到奕子轩也知道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

只是，奕子轩一路无语，面上倦色难掩，她从中看到隐隐的冷然，心中有了猜测，开口问道：“你这么早就回了，是不是白子洲一行，发生了什么事？”

白子洲是东昭国东南面的一处海岛，已经荒废二十余年，大约半个月前，太子晏珣与她说父皇下令，由奕家主持，重建白子洲。一来开采白子洲上的稀有资源，二来那海岛重修之后，还能容数千人居住。她本来以为奕子轩一去，肯定要耗费数月时间，没料到才半个月就回了。

“白子洲的事我交给奕承了。”奕子轩沉声回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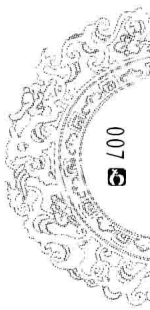
奕承是奕子轩的弟弟。晏倾君本想多问问白子洲的事，奕子轩却回头，突然道：“子时早过，现在是三月初三了。”

晏倾君一怔，三月初三，是母亲的忌日，也是她的生辰……

“阿倾，你十五岁了。”奕子轩拉着晏倾君的手紧了紧，将她的五指握在掌心，说话间，尾音带着微不可闻的叹息。

十五岁，母亲过世四年。晏倾君微笑，所有人都以为这四年来她的改变是因为所受的打击太大。奕子轩，是想劝她忘掉过往？

“子轩，我半个月前就和太子哥哥说好，明日他带我出宫玩一圈，当是我十五岁生辰的礼





物。现下你回来了更好，我们三个许久没在一起好好叙一叙了，他说旭湖上又开了家汝坊，那里的歌女唱歌，很好听呢。”晏倾君抬首欢笑道。

“可明日……”

“我知道，贡月国来使，太子哥哥肯定没法和我出去了，你也不得空吧？”晏倾君想了想，道：“那明日晚宴后可好？你们到我白淑殿来？”

奕子轩面上的表情明显地僵了僵，没有答话，脚下的步子越来越快。

“阿倾，挽月夫人……”奕子轩迟疑地开口，声音轻细，最后几个字竟是被夜风吹得微不可闻。

晏倾君蹙眉，挽月夫人，说的是她过世的母亲。

“她……什吗？我没听清。”

“她若知晓我半夜带着你到处乱闯，定会责怪。”奕子轩回头一笑，眸子里的光似暖阳一般，他伸手蹭了蹭晏倾君有些发红的脸颊：“是我疏忽了，天气阴冷，你刚刚还淋了雨，我送你回去。”

晏倾君微笑颌首，不由得想到母亲曾经教过的话，那些权争，那些势斗，那些“生存法则”。那些，四年前开始她便不想再信了，如今她不争不抢，同样活得恣意，同样觉得幸福，为何要去费尽心机地斗？

恰好二人到了门口，奕子轩从腰间取下一串璀璨的琉璃珠，递到晏倾君眼前，笑得温煦。

晏倾君怔了怔，看清那串琉璃珠后，诧异道：“你……”

“阿倾，生辰快乐。”奕子轩的声音温柔得像是要溢出水来，将琉璃珠又递近了几分。

五彩琉璃珠，五颗琉璃晶莹剔透，色彩各异，无日无月却散发着幽幽荧光，墨黑的绳结尾端各挂了一颗，颗颗依偎串串相连，外表看就不凡，所代表的意义同样不凡——这是奕家祖传之物，除却嫡长子，便只有当家主母方可佩戴。

“阿倾，你十五岁了。”——奕子轩的一声叹息，仿佛又响在耳边。

十五岁，是及笄之年，婚嫁之岁。这次她才真正明白那话中的意思。

“公主，这额间的……要洗去吗？”茹鸳看了一眼又怔在铜镜前微笑的晏倾君，掩嘴轻笑着问道。

晏倾君回过神来，看入镜中，伸手触了触额间浑圆的朱砂，还有些酸痛。几天前她与太子哥

哥打闹，不小心伤了额头，昨夜奕子轩送她回来，刚刚点灯就被他瞧见了，笑着替她点了颗朱砂，说是遮丑。

“奴婢看是不用了吧？昨日的青紫被遮得干干净净呢，若是洗去了，待会倾云公主定会特意取笑一番，而且啊，这可是那个谁谁谁……亲自点上去的！”茹鸳一眼瞧出晏倾君今日心情大好，又见四下无外人，一时忍不住逗趣了一番。

晏倾君斜睨她一眼，道：“就你嘴贫，出去出去，这妆我自己来上。”

“待会晚宴上太子和奕公子都会到呢，奴婢可不敢偷懒。”茹鸳动作轻快地拿出各种脂粉，嘴角的笑意藏不住。

虽说陛下已经许久未曾留意到公主，连生辰都有意忽略，可她主仆二人仍是在这皇宫里完好地生存了下来。转眼公主及笄，她一早看到那串琉璃珠便明白，公主要嫁了，嫁的还是东昭国内声名最为显赫的奕家公子！

“公主，依奴婢看，今夜的晚宴之后，倾云公主嫁出去了，接着肯定就是您了！”茹鸳一边替晏倾君绾发，一边笑嘻嘻道。

晏倾君瞥了一眼桌上的琉璃珠，笑道：“今日的晚宴，贡月国的来使替国主选后，你怎么知道一定是倾云？”

“太子殿下说的啊！上次太子殿下不是和您说皇上与贡月国国主，定下的皇后人选是倾云公主吗？奴婢全听见了。”茹鸳在晏倾君发间插了一支簪子，面上神采飞扬。

晏倾君低笑，不语。

“反正倾听公主已经许了余家长子，倾云公主和亲，最多半月便嫁了，接下来就该公主您了！您看，这五彩琉璃珠奕公子都给公主了，事情还能有变数不成？”茹鸳娇俏地挑眼，扫了一眼即便是在屋内仍旧熠熠生辉的五彩琉璃珠。

“世事无常。”晏倾君笑着拍了拍茹鸳的脑袋。

茹鸳躲了过去，打开手边的脂粉盒，嬉笑道：“什么世事，到了奕公子那里，都是小事一桩了！奕公子一向待公主好，您看，这脂粉都是他去白子洲前特地送来的呢。”

茹鸳说着，打开盒盖，笑着替晏倾君扑了薄薄一层粉：“即便是有什么无常啊，奕公子也定然会悉数解决掉的。”

茹鸳笑得眯了眼，细细看着晏倾君。其实，公主即便是不妆点打扮也是漂亮的，尽管这些年她的锐气折损许多，不再锋芒毕露，却多了一种内敛的美。

十年，她看着公主一点一滴地变化，长大，及笄，以后也会看着她嫁人，看着她出皇宫。



“啊，奴婢差点忘了！”茹鸳放下手里的粉盒，转身从梳妆盒内拿出一张纸笺，递给晏倾君：“今日公主歇息的时候，奴婢在窗台边捡到的，应该……是奕公子掉下的吧？”

纸笺是合上的，还带着淡淡的兰花香，晏倾君扬了扬眉头，翻开来，隽秀而大气有力的几个字映入眼帘。

“倾八千城池，携万里云锦，独愿与君好。”

茹鸳一眼瞅见，捂着嘴偷笑。与“君”好，说的不正是她家公主吗？这奕公子，果真内敛，表白的方式都与众不同……

她正要多打趣几句，蓦地瞥见铜镜中晏倾君刚刚还红润的脸，苍白如纸。

宫灯通明，灿若星辰。

三月初三，贡月国来使求婚，意在为贡月国国主求得贤后。贡月与东昭之间虽说有祁国与商洛两国相隔，却是数代交好，纷争甚少，和亲之后，两国必定更加亲厚。

如今东昭国国主晏玺膝下有七子五女，比起其他四国，可说是枝繁叶茂。五位公主中晏倾君排行第三，刚到及笄之年，上头有倾听、倾云两位公主，皆是二八年华。

茹鸳低眉敛目，合礼地替晏倾君倒上一杯酒水，放下酒壶，静然跪坐在一边。跪坐回原位时她稍稍抬眼，看了看晏倾君右侧的倾听、倾云两位公主，一位身穿素白绣银丝曳地长裙，一位着明紫绣暗花束腰纱裙，头上金步摇，腰挂和田玉，只一眼便贵气非凡。再看自家公主，再简单不过的淡黄色裙衫，连簪子都是银质的，最出挑的不过隐起的水袖。

茹鸳暗暗地叹口气。

倾君倾君，能得“倾君”二字，岂会是普通公主？当年挽月夫人圣宠正浓，倾君公主何尝不是名扬天下？宫中谁人敢欺？可如今：“一笑倾君”的倾君公主，仿佛明珠蒙尘，收敛了所有光芒。

当然，现在的公主，才更像普通人，她更加喜欢。

“茹鸳，我去与太子哥哥说几句话，你看好带来的东西。”晏倾君突然回头，微微笑道。

茹鸳忙颌首应允，顺势扶晏倾君起身。

宫灯摇曳，百官齐至，矮长的雕花木桌左右相对，只留出中间一条丝毯铺出的大道和正前方的一块空地。晏珣身着月白色长衫，丰神俊朗，举着酒杯笑意连连地与身旁几人说着什么，一见

晏倾君缓步过去，对着她眨眨眼，举杯对着旁人道：“晏珣先行离开一会，各位继续继续。”

说着喝下酒，出了人群迎着晏倾君而去。

温文有礼，从不自持身份而过分倨傲，言谈之间却自然流露出王者之气，让人不敢轻视；处事有分有寸，圆滑老到，比起其他几位皇子，甚得民心。在旁人看来，太子晏珣，几乎毫无缺点。

晏倾君垂下眼帘，不再多想。晏珣刚好到她身前，笑道：“倾君找我，何事？”

晏倾君见他笑得欢愉，也笑道：“太子哥哥，不知子轩可有时间对你说起，今日晚宴后，去我白淑殿一聚？”

晏珣显然是未曾听奕子轩提起过，怔了怔便笑答道：“好。”

“嗯。”晏倾君点头，沉默片刻，见晏珣并未多话，笑道：“那我先回去，记得宴后白淑殿见。”

“倾君……”晏珣唤住她，一眼扫过她腰间的琉璃珠，嘴角浮起揶揄的笑意：“倾君就快嫁人了。”

晏倾君回头笑了笑，宫灯下面色桃红，看在晏珣眼里像是女子含羞。

这头茹鸳本是安分地等着晏倾君回来，哪知被晏倾云唤过去替她斟酒。茹鸳面带微笑，顺从地给她倒酒，剥坚果，心中却是暗骂。

这倾云公主，貌美如花，毒如蛇蝎，性子极为要强，凡事都想争个第一，偏偏每次都被她家公主压得连翻身的想法都不敢有，最近几年才算是扬眉吐气了，每每见到公主便想方设法地冷嘲热讽，还好她马上便要嫁出宫了。

“茹鸳啊，我刚刚瞧见，倾君皇妹今日是点了朱砂？”晏倾云的模样本就妩媚，今夜又特地打扮过一番，笑起来更是媚气十足。

茹鸳却没有抬眼看她，恭顺地低眉道：“前日公主意外伤了额头，因此点了朱砂遮丑，说免得让使臣看了笑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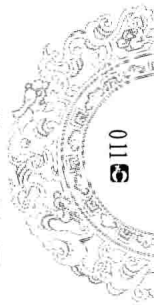
“哦……”晏倾云拉长了尾音，听来心情特别好，又道：“待会你与倾君皇妹说说，就说姐姐……怕是看不到她出嫁了，唉……”

那一声叹息，似幽怨似惋惜，夹杂着掩饰得极为拙劣的得意。她这是炫耀自己就要嫁作皇后？

茹鸳心中一阵厌恶，却是不露情绪地应声：“奴婢知道了。”

随着东昭国国主晏玺带着数名妃嫔入席，晚宴在一片“万岁”声中开始。

觥筹交错，君臣同乐。





宴近尾声，茹鸢轻声在晏倾君耳边问道：“公主，怎么那使臣也没见有什么动静？这皇后还选不选了？”

“当然选，你且看着。”晏倾君从宴席开始便一直垂首不语，此时听到茹鸢的问话才淡淡地答了一句。

茹鸢虽然心有疑虑，却不再多问。

说是“选”后，到底怎么个“选”法？

当最后一支舞随着乐音消散而落幕，舞姬退去，贡月使臣终于有了动静。他捋着雪白雪白的长须，对着主座的晏玺跪拜之后，朗声道：“陛下的几位公主皆是天人之姿，端庄贤惠，老臣眼拙，实在不敢妄论高低。”

“哈哈，倾听朕早已经许了人家，只剩下两个丫头适选而已，贡王爷看准哪个，说一声便是。”晏玺年近五十，声音洪亮，精神矍铄。

一声“贡王爷”，让一直垂首敛目的晏倾君稍稍抬眼。这次的使臣，居然是贡月国年近六旬的老王爷……

贡元再次行礼，称领命，随后捋着胡须笑吟吟地向着倾云、倾君的方向走过去，双脚稳稳停在两张矮桌前。

倾云、倾君连忙起身，对方是贡月国的王爷，更是长辈，坐着显然不合礼数。

贡元看了一眼倾云，又瞥了一眼倾君，弯身作揖道：“贡元有幸，代我贡月国迎娶新后——倾……”

轰——

天空骤然一声巨响，七色的夜花绽放，将皇宫照得如白昼一般。宴席上的众人被焰火吸引了所有注意力，纷纷仰首观望。

宫灯不知何时熄灭，姹紫嫣红的各色光芒随着烟花的绽放在众人脸上映现，直至最后一朵艳红色的礼花渐渐陨落，皇宫被暗黑笼罩。

众人刚刚看过焰火的眼，再看向宫灯未点的宴席，更显得夜色如墨。

浓黑的夜里，稍稍一点光亮就尤为抢眼。正好有那么点微光，红、黄、紫、橙、绿，极为微弱的五种颜色，吸引了众人的视线。才下过暴雨的天，乌云还未散尽，应该是无星无月才对，可除却那五种光芒，同时亮起的月牙形的淡淡荧光，几乎让人以为自己花了眼……